誌銘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矯異世否耶以予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敘焉公其家子也敘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為學者師殁其徒相與號為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大宗

真宗以賢能爲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交
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出而郎中亦舉賢
良不就以爲曾國公翊善不合去盖自父子兄弟之出
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諱舜臣字世佐司徒
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
某官舜賓某官舜舉復以交愛能師其家有先人之法
度聞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
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
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哉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器子
儉孫隆名極位世世篤德者以爲能守其業是本何理
哉公少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

徒終而貧乃出監亦維丘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湖
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留詔從之復三年乃得
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數願棄勿採以感動當世
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
使轉運使不能以苛歛侵其民而民之養其父者得以
其義貫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貝濮民相驚且亂
公斬一人擾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爲功得
改官公不自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
詭祠有大帝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從
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爲而公盖已病矣以皇祐四
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

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
陳氏凡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
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
扵河上之邑曰戚爲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
更自别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鰓
鰓侯四世而失梁有以三禮爲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袞
袞稱吳郡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主其
譜曰琮自長豐之戚材從居楚丘故今爲楚丘人此戚
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
公之施於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
蓋世之爲聰明立聲威者荒謾倨肆無不遇於世至恭
儉質直不能婉孌而遇困窮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乎
夫赴時趨務則肉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絜身積
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屢之
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雎出臨轅鹽官輝名實侍郎家梁自祖琮
遝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守藝且賢誠符繼公事鬯謠
恂恂南安得家視莊容毅辭若遺律盛哉世微後宜闓
刻銘方珉告幽室

戚元魯墓誌銘

戚氏宋人爲宋之世家當五代之際有抗志不仕以德
行化其鄉里近遠學者皆歸之者曰同文號正素先生

贈尚書兵部侍郎有子當太宗真宗時爲名臣以論事
激切至今傳之者曰綸爲樞密直學士贈太尉有子恭
謹恂恂不妄言動能守其家法葬宋之北原余爲之誌
其墓者曰舜臣爲尚書虞部郎中元魯其子也名師道
字元魯爲人孝友慈信質厚而氣和好學不倦能似其
先人者也蓋自五代至今百有六十餘年矣戚氏傳緒
襲遠雖其位不大而行禮義世世不絕如此故余以
謂宋之世家也元魯自少有大志聰明敏達好論當世
事能通其得失其好惡有異於流俗故一時與之游者
多天下聞人皆以謂元魯之於學行進而未止意其且
壽必能成其材不有見於當世必有見於後孰謂不幸
而今死矣故其死也無遠近親疎凡知其爲人者皆爲
之悲而至今言者尚爲之慨然也元魯初以父任於建
州崇安縣尉不至以進士中其科爲亳州永城縣主簿
以親嫌爲楚州山陽縣主簿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以疾卒于官年三十有五娶傅氏內殿承制習之女再
娶王氏參知政事文憲公堯臣之女有子一人皆先元
魯死而元魯蓋無兄弟嗚呼天之報施於斯人如此何
也元魯且死時屬其僚謝師陟乞銘於余師陟以書來
告余悲元魯不得就其志而欲因余文以見於後故不
得辭也以熈寧元年某月某甲子葬元魯於其父之墓
側以其配陳氏王氏祔將葬其從兄遵道以狀來速銘

銘曰
行足以象其先人材足以施於世用而於元會未見其
止也生既不得就其志死又無以傳其緒曷以告哀納
銘于墓

尚書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

尚書都官員外郎權知泉州事陳君諱樞卒於位其孤
數以君之喪歸葬於湖州長興縣尚吳鄉雉山原前葬
其弟杞以書之亳州乞銘於南豊曾鞏蓋元豐元年鞏
爲福州充福建路兵馬鈐轄奏蹟曰臣所領内知泉州
事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質性純篤治民循吏積十
有五年不上其課故爲郎久不遷方朝廷抑浮競尚廉
索之時宜蒙特詔有司奏樞課優擢其官以獎恬退於
是天子特遷君尚書都官員外郎誥曰吾寵樞也所以
戒奔競明年六月甲子君以疾卒享年若干又明年八
月甲寅廼葬君事親以孝聞爲人恂恂蹈規矩有善不
自伐於勢與利無秋毫顧計心於義所在侃然自任人
莫能及也爲吏去觚角絀雕琢以平易敦樸爲務於刑
寧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所不可蠲除者然後調
發與民爲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爲民去害興利若疾
痛嗜欲在已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爲先初尉鄱陽令
得盜五人當尉使爲功君辭不受及令宜黃宜黃在窮
絕山谷之間舊令無顯者至君爲之名常出衆上令滋

德亦然旌德之民歲輸米於太平州蕪湖縣倉路回遠
費甚君請輸錢以便民譙縣民輸麥於鄱陽倉以芸漕
輸豆於會亭倉以給驛行者君復請輸錢以余供漕以
直給驛行者各得其所便縣民繼橋閉門留君以聞
乃得去泉州歲凶君禁室止糴民饑者給食病者給醫
又忘其窮使者蒐兵於閩以益戍廣西君建言兵嘗蒐
者父母老或疾至無他子皆可聽免詔定著於令余嘗
聞繁昌有大姓殺人州縣不能正其罪君時令旌德或
徙其獄屬君君驗治僮客盡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人
以為盡其情又聞君之令旌德也州有所賦調他縣皆
奉行至旌德令獨計曰非吾土之所有也非吾人之所

堪也不敢以賦民爭或至十反太守恚出語詆君君益爭
州聽然後止最後聞泉州旱君石圖所以賑民者欲預為
具或譏君近名君不為動此丑石之事余得之於耳目者
也昔司馬遷記前世循吏下上數千載所列敘者五人
詳者人數事略者一二事而已今余所論次君事與前
所記五人者相似否必有能識之者君之事終矣然猶
為所記所試者小也令所試者大則其事可勝傳邪君
字慎之湖州長興人曾祖彥變祖文倚考迪贈尚書屯
田員外郎君進士及第初尉饒之鄱陽用薦者令撫之
宜黃避親嫌令宣之旌德用薦者遷秘書省著作佐郎
知亳之譙縣英宗即位恩遷秘書丞從簽書資州判官

聽公事遷太常博士今上即位恩遷尚書屯田員外郎
用薦者知越州司錄未至丁父憂服除授三司鹽鐵判
官未至丁母憂服除驛召對崇政殿以爲提點淮西刑
獄公事願得治一州徙權發遣明州事未至又徙泉州
留再任以疾請致仕未報而卒母某氏某縣太君娶趙氏
某縣君又娶劉氏吏部員外郎述之女某縣君又娶石
氏某縣君一子斅也君既行治高世皆以謂宜不次用
而任事者亦意嚮君爲尤甚然不得卒至中壽而因止
於此其非命也夫余與君好以爲最久故不辭而銘君墓
辭曰人孰宜之以夷易也物孰誠之以樸質也所處而
安絀外累也所守而固篤自强也古有循吏其尚似也
詩以銘之其常存也

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

公錢氏也故爲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號武肅王
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俶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贈左
衛將軍考貞順之左侍禁閤門祗候贈尚書刑部侍郎公
進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其科歷宣州
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支
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充國子監直講編
校集賢院書籍選祕閣校理選爲脩英宗實錄院檢討
官直舍人院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
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書

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內銓
兼判集賢院又兼判禮部權知開封府數請去得知審
官東院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
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
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列句類數辨名
叢細委曲無不究盡其見於文辭閎放雋偉故出而與
天下之士接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故名動
一時其為尉及為秀發鄧州皆有治行秀州整士好仕進
果於力行發鄧吏輩弛壞理具設張為直講以能教誘
學者歸之為撿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
三上書請還政天子為吏部謹繩墨選者稱其平為開
對以慈恕簡重為体不求聲名以投世取顯為公屬者
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
為屬者後卒歸服也公於衆不矯々為異亦不翕々為
同以異於人莫能親疎至於利勢之際人所競逐公方
隤然與衆違故雖有爭者亦不以公為可忌也公之
為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請欲有所附致公不
為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崖岸及至有所持
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為人謹畏清約與
人交淡然久而後知其篤也公之先既錯還上歸天子
其後至聰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學和州子孫臣
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

今文爲蘇州人公諱遵字繼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于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丁氏之兆公妻孫氏泰興縣君男曰某曰某蚤世曰皞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與余嘗爲僚相善且發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求乞銘銘曰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則能賦翔曰方聞擢贊天路延校中書延掌帝制延列禁林從容諷議治正伊何維直而清治人伊何維簡而平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惑十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胡不三事龍岡之宅考卜維新公安于此尚利後人

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誌銘

君諱逵字仲達家晉陽其譜云隋文中子通之後唐季辟亂家濮陽故今爲濮陽人曾祖考温祖考名犯濮王諱考翰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幼學于母史氏聰警絶人及長學于侍御史高弁天禧二年及進士第爲廣濟軍司理參軍毋喪去姜遵知永興軍府事取君主萬年簿萬年令免官君行令事六去舊弊王文康公代遵與安撫使王沿轉運使李綺皆薦君宜令萬年詔特以爲試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後不得爲例晏殊爲三司使奏君爲三司檢法官李諮代殊會天聖十年掖庭火諮任

公具材治宮室五日而用足仁宗聞而嘉之遷祕書著
作佐郎王駿知益州取君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遷祕
書丞通判益州事還太常博士新都里胥捕罪人殺之
獄具當死君求得其情爲奏讞里胥得不死蜀人以爲
德入爲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府史馮士元家富善
陰謀廣市郎舍女妓以啗諸貴人一時多與之親會士
元有罪繫獄君治之竟其事及諸貴人以其故多得罪
去者或謂君禍自此始也君笑曰吾知去惡人耳出爲
湖南路轉運使蠻人歸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小法
知夔州池州福州楊州江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遷尚書
刑部員外郎按知洪州下嵗抵其罪改荊湖北路轉運

使初諫官李京嘗奏君某事及是京以言事斥監鄂州
稅聞君至移病不出君要譏之曰前事君職也於人何
負哉卒與之歡甚京死又力賙京家而奏官其子改河
東轉運使賜紫衣金魚坐小法知光州逾日還尚書兵
部員外郎徐州知州是時山東大飢君所活數萬人收
遺骸爲十二冢葬之亦數萬是時富丞相爲京東東路
安撫使自爲文祭其冢明年還尚書工部郎中淮南轉
運使嵗飢又多所全活就加直昭文館知越州浙東兵
馬鈐轄遷尚書刑部郎中判刑部加直龍圖閣知荊南
府荊湖北路兵馬鈐轄濬渠水利又開新河通漕公私
便之請知兗州坐法免起知金州提舉兗州景靈宮知

萊州遷尚書兵部郎中知西京留守御史臺複拜崇福
宮皆不赴遂乞致仕居鄆州熙寧五年四月癸亥終于
鄆州昭慶坊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二有文集五十卷君
娶朱氏賈氏高氏高氏封長安縣君其父弁君所從學
者也皆先卒有子五人子[illegible]衞尉寺丞子淵鄆州壽張
主簿子建河南伊闕尉子聿子英未仕也女七人適蘄
州黃梅令李綱尚書戶部員外郎馬淵右班殿直侍其
珪進士程行大理寺丞劉士邵鄆州穰縣主簿李毅進
士張伉君為人志意廣博好智謀奇計欲以功名自顯
不肯碌碌所至咸令大行遠近皆震然當是時天下久
平世方謹繩墨蹈規矩故英材不得盡見於事而以其
故亦多齟齬至老而窮然君在摧頓顛躓之中志氣彌
厲未嘗有憂戚不堪之色蓋人有所不能及者也君尤
篤於好善一時與之遊者皆當世豪傑知名之士若予
者亦君之所厚故君之葬其子来為以銘而予不得辭
也君葬於其卒之歲某月某甲子而墓在鄆州之某鄉
某原銘曰
維特材志橫出毋拘牽困羈馬見事為萬之一形則著
名不沒

司封郎中孔君墓誌銘

君姓孔氏諱延之字長源幼孤自感厲晝耕讀書隴上
夜燃松明繼之學藝大成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授

欽州軍事推官杜杞之使南方誅歐希範蒙趕君策畫
居多其善奏課議皆君為屬草藁監杭州龍山税知洪
州新建縣又知鄧州新昌縣還朝會開封界中治孟陽
河中作而開封奏可罷御史與開封爭不決詔君按視
君言費已鉅成之猶怖利遂從君言知封州即用為廣
南西路相度寬恤民力所更置五十五事弛役二千人
使者欲城封州君爭以謂無益乃不果城遷為廣南西
路轉運判官辭母老不許廣西人稀耕者少而賦糴於
民歲有至六百萬石程督與税等然不過能致數十萬
石而止君計歲糴二十萬石而足高其估以募商販不
賦糴於民初儂智高平推恩南方補虛名之官者八百

人多中户以上皆弛役役歸下窮君使復其故欽廉
二州蛋户以採珠為富人所役屬君奪使自為業者六
百家皆安之著令交阯使來桂州陰齎貨貝為市須負重三
千人君止不與使由此不數至雷州並海守方倪為不
善官屬共告之倪要奪其書悉使官屬弃拏繫獄晝夜
榜笞軍事推官呂潛以瘐死君馳至取倪屬吏縲繫逮
者七百餘人倪坐法當斬亦以瘐死人讙以感泣聲動
海上改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即本路為轉運使罷鼎州
六寨歲戍士丁千餘人提點刑獄言溪洞南江宜麻稻
有黃金丹砂之產遣人諭禍福以兵勢隨之可坐而取
也君奏以為不可乃止之召為開封府判官以母老辭

知越州移知泉州以母老辭改知宣州未至言者奏越
州鹽法不行故課負坐罷宣州而課法以滿歲為率歲
終越之鹽課應法乃以君為權管勾三司都理欠憑由
司出知潤州未行暴得疾卒京師熙寧七年二月癸未
也年六十有一自欽州九遷至尚書司封郎中賜服緋
魚君之得見於用發其文者如此君氣仁色溫寡笑言
言若不能出口及見義慷慨辯且強也方徼時已數劘
切上官無顧避及老益自強守所聞於古不肯苟隨以
故齟齬一不以易意君事母孝持己約與人交盡其義
其於恩尤至也治人一居官一以忠厚不矜智飾名譽可
謂篤行君子矣其家很不足而俸錢常以聚書至老讀
書未嘗日廢也工於為文諸子皆自教以學子多而賢
天下以為盛云君臨江軍新淦縣人孔子之後四十七
世孫曾大父令倩大父文質考中正母劉氏君登朝考
贈光祿卿母封仁壽縣太君娶楊氏封仁和縣君有子
七人文仲合州軍事推官武仲江州軍事推官平仲衢
州軍事判官和仲進士義仲太廟齋郎餘早卒女三人
[illegible]襄慶軍節度推官曾[illegible]吉州吉水縣主簿應昭武進
士蔡公彥孫男女八人初君樂江州之佳山水買宅潯
居之故其子以八年九月乙酉葬君於江州之德化縣
仁貴鄉龍泉原以楊氏祔君有文集二十卷其子以余
與君為故舊來乞銘銘曰

有緯厥政流稽在民有蔚斯又書美於身競委于外不
源于內于內曷以以其豈弟其立栢栢不回不倚施不
靈宥于則多賢曷久厥問國辞幽阡

都官員外郎晉君墓誌銘

君晉氏諱誼字子常建昌軍南城人曾祖暹祖士宗考
克贈殿中丞君進士及第補洪州新建縣主簿循州龍
川令知筠州之上高臨江軍之新淦舒州之桐城三縣
提舉江南東路常平倉兼農田水利差役事權知楚州
歷秘書省著作佐郎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君生而好學
其家學者自君始博聞強記明於大體善屬文一時名
卿稱右其家故貧然君為人節廉自重罷吏歸常閉門
居不與人事或日與不得食晏如也為吏平恕質慤務
在愛人不為刻察所歷縣賴治江東同職欲增賦役錢
緡君爭不能得自請罷去遂知楚州楚饑四方之船粟
至者市易吏定取價賦予價責計其贏取於民而
粟未嘗出納也販者為不行人以乏食又取民之食其
役者錮於官禁不得私鬻市井騷然君初止之不變則
援致之法朝廷他吏覆視不能易君言市易吏得罪免
君益不合辞他法罷既去而楚人思之既死楚之人迎
哭其喪甚慟至今言治楚者以君為不可及也君平居
恂恂待畀及遇事不奪其守如此君熙寧九年四月癸
巳卒於開封府咸平之傳舍年五十有一明年某月某

甲子葬於南城之某鄉某原子景初景倩景融景壽景轍景初承世女嫁袁州萬載令董沂進士夏特中陳亓毋鄭氏崇德縣太君妻傅氏仁壽縣君銘曰

江東之議不悅而隨山陽之治達世所馳有護之強以弱犯之有醜之正以獨守之賤不我與我不爾敢尚告嚴志作此銘詩

王容季墓誌銘

容季王氏諱冏其先太原人中徙河南其後自兖州之固始徙福州之侯官徙侯官者五世矣曾太父諱廷金仕閩王為遠安軍使太父諱居正贈祕書丞考諱平為侍御史徙潁州之汝陰遂今為汝陰人容季嘉祐六年進士及第主蔡州之新蔡縣簿治平某年某月某甲子卒於家年三十有二熙寧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汝陰旌義鄉衆義管侍御府君之兆母曾氏金華縣君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脩撰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某國公某之女妻賈氏尚書司門郎中昌期之女男女二人男曰某始若干歲容季孝悌純篤尤能刻意學問自少已能為文章尤長於敘事其所為文出輒驚人為人自重不馳騁衒鬻亦不孑孑為名曰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道以求其內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其磨礱涵養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不幸其志未就其材未試而短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深甫以道義文學退而家

居學者所崇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
容季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者皆世不常
有籍令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得之一鄉一國
也未有同時並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爲也
而不幸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而
命之至於如此何也初子直之遺文深甫屬予序之數
年又敘深甫之文後數年耳容季葬有日其仲兄固子堅
又屬予銘其墓而且將敘其文嗚呼非其可哀也夫銘曰學
足以求其内辭足以達其外守之用剛養之用晦如泉之進
如木之升奄焉以止不究其成維友作詩以永厥聲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之四十二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之四十三

誌銘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君姓胥氏諱元衡字平叔長沙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
考諱某王考贈尚書工部郎中考爲翰林學士尚書工
部郎中贈尚書吏部侍郎君少以蔭爲將作監主簿六
遷爲殿中丞賜緋魚袋鎻廳應進士第得出身又三遷
爲尚書都官員外郎歷監在京染院内衣庫皮角庫倉
曹河南府判官公事通判湖州又通判海州治平三年
四月壬寅以疾卒於泗州其年八月庚寅葬於許州陽
翟縣三封原翰林君之塋初娶李氏太子少傅若谷之

女再娶韓氏封成安縣君尚書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綜
之女子男二人曰茂謀太廟室長次尚幼女二人長早
夭君少孤能自奮厲力學問工為文章又謹畏廉絜寡
善而不自放居官雖小法未嘗不慎而不為察察於人
有所能容其大意如此故所至士大夫愛其脩而百姓
歸其恕其在染院二庫雖尚少已有能名及為通判判
官而能益顯蓋所試者大將豈可勝數哉始大臣薦其
文章宜在館閣近臣又薦其脩絜宜任御史朝廷方嚮
用之以為江西轉運判官命始下而君蓋已死矣死時
年三十有九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之蓋天聖之間
翰林君方處顯好收奬天下之士而名能知人士之出
於其時有盛名於天下者多翰林君發之及其後君既
壯大所與遊士大夫亦皆一時之雋然自天聖至于今纔
四十年翰林君之門下士多至大官富貴尊寵君所與
遊士大夫亦多重於時而翰林君丞公賓客已久君又蚤
世獨翰林君之夫人建康郡太君田氏年七十與君之
孥羈旅於閭巷君之喪合衆人之賻乃克葬其盛衰之
際如此固所謂命者非耶君之葬祕閣校理裴煜以茂
諶之疏來請銘予與君皆嘉祐二年進士故不得辭
銘曰
維艱而勤以敏其繼維平而畏以篤其義若已無遺在
人有賜我志之良孰曰非遂我材之亢孰曰非試一不申

其勤不擴其施有命則然其又何悲尚告後世知者之辭

劉伯聲墓誌銘

慶曆之間余家撫州州掾張文叔與其内弟劉伯聲從予遊余與伯聲皆少與人接得顧意以學問磨礪浸灌爲事居三年迺別後數年余以貧而仕見伯聲於京師年益壯學日以益又數年余校書史館伯聲數過余飲酒談笑道舊故相樂也伯聲未老然以疾故亦衰矣既而余去京師而東更七州至于亳伯聲子之美來告曰伯聲死八年矣將死時命之美屬余銘其言曰葬而不得余銘如不葬也余惟伯聲始從余遊至今三十年見其少壯至於有疾而衰與之遊最久於其死而託銘於余故不得而辭也伯聲爲人質厚沉深寡言笑恂恂蹈規矩與人遊見其一善若恐不能及見其一失若恐不能拔其篤於誼如此讀書有大志慨然欲有爲者也少孤能自立尤貧然嘗䟽屬之喪孤姪之嫁娶悉其力之不足也數以進士薦於鄉卒不合晚乃得試將作監主簿曾大父瑋左補闕贈吏部尚書太父居仁韋州學父縣主簿考紘濟州司理參軍其先清河人自吏部葬開封府之東明今爲東明人伯聲卒於熙寧五年二月戊戌年五十有三葬於東明之陽山鄉白駒里以元豐三年十一月某甲子妻賈氏尚書比部員外郎武之女

子四人之美之純之奇之邵二女嫁倪良與李日新張
文叔名彥博余為之銘其文者也銘曰
敏於求已尚行寡言篤於求古賾見多聞有識畀之而
施則屯維舊則信以詒後人

尚書比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康定初先人寓南康與李君居並舍是時君年未四
十游余父子間相好也後十餘歲君為臨安過余於潘
西道舊故喜甚又十餘歲君已退而家居復見之山陽
又九歲而君年七十有一以卒明年其孤仲熊自山陽
抵京師拜且泣曰願得銘也余惟君游余父子間四十
年矣銘其可辭君姓李氏諱□字子京初名貞卿曾大
父諱某大父諱某考諱貞贈光祿卿母丁氏仙源縣太
君繼母王氏仁壽縣太君海州朐山人家故寒也學為
士自君始出舉進士中其科得主楚之淮陰簿歲凶轉
運使調軍食用君主宿州糴他州皆強賦民猶不足君
隨便開誘糴者悅趣糴最他州去為慶州司法參軍能
隨用見聲出衆上薦者十四人不用遷寧國軍節度掌
書記轉運使屬君市紬毛氈致如主糴所市以亦數之
至十萬後最他州又屬君主作院君考校程度所作兵
器幾一萬一千三百二十有四皆精且利他軍州草有
不能決者多屬君君所決者三十有八事盖優太平州
因督壽括之明通判歙州林璚無罪釋之類如此於是

能鹽白薦者十二人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用薦者監興元
府稅急吏寬商課羸十有七萬歲中以歲次遷祕書丞
以課遷太常博士以覃恩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杭州
臨安縣召為審刑院詳議官賜緋衣銀魚遷尚書都官
員外郎通判蜀州蜀少事然他州訟有積歲不能決者
轉運使以屬君君所決八事民信服之遷尚書職方員
外郎監在京內衣庫樞密使以田況奏用君刪定馬軍司
條貫既成詔加賞資濱州有獄久不能決辭連大臣家
子遣吏治之輒辭謬遣君君以決累遷尚書職方郎中以
母老出通判杭州坐法免復為尚書比部郎中監沂州
承縣鹽酒稅未逾月自□□又監陝州集津渠鹽務不

行以本官致仕元豐三年九月己卯以疾卒山陽之私
第十一月甲寅葬安樂鄉之揚興里君娶魯氏仙居縣
君再娶喬氏壽安縣君子男七人曰仲熊衛州軍事推
官曰仲謨以進士再試禮部曰仲將曰仲傑曰仲信曰
仲昌皆未仕也女六人嫁吳好禮于銳皆奉議郎焉祭
子鑄皆進士餘幼也君既自奮以拔立其家蓋仕四方惟
獨去其親其事兄撫孤弟姪皆盡恩意其為吏不獨能
自任其官蓋他吏之不能任其事者或屬君兼任之識
宜裕也不幸一跌世無力振達之者故以坎壈終銘曰
濟盛氏李有啓厥世富辭與能自約而修曰父與子郎
官卿士曰妻及母翟衣象揥謂勢方利孰輻以毀施不

盖有故也則嘗尚佑齊齋以追厥始
[illegible]司封員外郎秦公墓誌銘
公諱充字公度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為邵武軍之邵武
尉又為應天府之下邑尉丁母夫人河間縣太君周氏
憂服除為越州司理參軍天平軍節度掌書記遷秘書
省著作佐郎知洪州奉新縣秘書丞知遂州小溪縣改
通判戎州累遷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度支司封員外郎
嘗監在京都進奏院群牧判官知絳州又為提點荊湖
北路刑獄公事至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官
州之官舍享年七十有一嘉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葬
于建昌軍南城縣太平鄉之西原公為人好自潔清平
君衣冠容貌肅然及其臨事以沉默慎靜為主故自起
家至於其終凡三十餘年歷內外官任事無纖芥之失
其與人遊始若淡然無足動其意者及其久之人皆退
自喜謂公真長者也其為尉參軍掌書記人始以廉謹
知公及為奉新小溪絳州其政又以平恕不擾聞至其
在群牧荊湖數更置諸事人皆服其能其於越州為獄
佐交惡府中多向背公獨挺立無所與後將又以貪墨
法官屬多不能自全事亦卒無汙公者於戎州屬瀘州
敘蠻攻淯井監轉運使用公調兵食饋之兵遂以濟於
絳州州歲市羊數萬供京師公奏減之至今賴其法於
荊湖既周知官屬善惡於善人多薦籍成就之而於惡

人無所貸其法公既能自將顯其材故薦公者尤多蓋
王沂公曾王鄧公諸公與今冨丞相弼之居鄉也皆薦
之而鄧公之爲樞密使兼群牧制置使也又奏公爲判
官其爲當世之大臣所知如此初公年十三喪父家貧
尤自克苦養其母及仕未嘗廣田宅喪歸借屋以居曾
祖諱恭祖諱道隆父諱旦以公恩贈尚書屯田員外郎
世家南城故爲南城人娶鄭氏累封宋城縣君子八人
曰冠卿秘書省著作佐郎曰端卿鄭州原武尉曰文卿
曰徽卿曰宋卿曰喬卿曰子卿曰孺卿公歿詔官其一
子蓋公不獨能以其有施於身又能力以其餘教於家
故公之歿也冠卿以材尤知名端卿而下皆謹嚴能世
其家者也女二人嫁邵武尉蘇游進士陳之邵冠卿等
將葬公以銘屬公故人子曾鞏銘曰
司封抱能屈初齡事優優遊晚於亭沙瓏莽崖肆經營
馬革笞肥獄訟平凜然氣志累以清自徽訟隆用競競
風流餘徽被家庭子多以才後方興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
謂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爲世用故不能自見於
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率有傳於後者以
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於
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爲我銘之余

為之記其說曰君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曾大父釿大父祐父杲三世皆不仕而行義聞於鄉里祐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屏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祐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杲始以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為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至千餘篇為人疎達自信持之以謙輕財好施急人之病歲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其族隣里鄉黨至熟人將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而厄於飢寒然未嘗以為悔而好施益甚遇人無疎密一與之傾盡無疑或欺而侮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居圍中守禦會其父病没君治喪服禮盡哀退慰安其母皆不失所宜慶曆初詔州縣立學取士爭欲執事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大變皆喜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自蘇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強之謂人曰是非憂其不學者也既而洵果奮發力學與其子軾轍皆以文學名天下為學者所宗蓋雖不用於世而見於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以子恩為大理評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慶

曆五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年二月某日葬於晉山
縣脩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則夫人史氏蓬萊縣大君二
子曰渙尚書都官郎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有能名
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祿寺丞孫
七人位佾不欺不疑　不危軾轍軾殿中丞直史館
轍商州軍事推官銘曰
蘇氏祖西值蜀崩分三世高逝以篤吾仁君始不羈勞
躬以畢孝于父母施及窮蠶維見之卓散其子孫終化
鄉邦參者說說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名文章震動四
方廼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茲石以畀厥裔

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范君墓誌銘

嘉祐五年六月辛巳尚書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事范
君卒于位年五十有三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江州德化
縣之仁貴鄉萬家山前葬其孤屬其石之故人李中考次
君之官氏邑里與其功行之實爲狀授使者使告於鞏
曰先君葬既得日月宜有銘孤安期也敢請鞏曰君之
行宜有述乃爲之誌其墓而銘之其敘曰惟范氏傳敘
受姓自劉累以來其後居江州者出於晉豫章太守甯
之後君諱端字忠道江州德化人也祖祕書省著作佐
郎贈太常少卿諱成象父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光祿卿
諱應辰君始以父任爲太廟齋郎累轉至尚書庫部員
外郎歷德化尉江寧主簿江都令知南昌飛鳥彭山三

縣通判通州徙泰州又爲勾當開治畿內溝洫提舉陝西河北路便糴糧草至知臨江軍事而飛鳥以乞養太夫人得監江寧府鹽稅彭山用薦者得監雲安軍鹽井二縣皆不至君聚書萬餘卷强力篤學爲人恭遜質儉能自脩飭門內之治肅如也及施於爲政以謹法能持廉名於世而世之能觀其內者亦少也始爲江都會歲旱張若谷爲楊州遣吏數人與君皆出視民田他吏還者白歲善君還獨白田實旱若谷初不是之也君持旱苗力爭乃卒是君所白吳遵路蔣堂爲淮南轉運使使君護河役君往視之還言河不可爲遂罷君用他吏護役而河果不可爲三人者其初皆怒已乃感悟共薦之

而當是之時天下之主財利者方務於急聚斂治民者以立聲威爲賢交四方之賓客者又往往嚮意於畀辟親頹饗燕贈送之禮以眞故能傾士大夫以干天下之譽君乃獨推息民敎化之意以簡易自守設爲雲安主鹽利而議罷鹽課以數萬爲臨江以興學敎人爲先而厨傳賓客之奉十去其七八四方之往來者或出詬訕君君不爲之動也其正行直道如此太夫人李氏贊皇縣太君父尚書工部侍郎扆己元配宴父龍圖閣直學士向次配周氏淸河縣君父尚書司封員外郎陵子男六人安期安仁安之安世安壽安禮女五人長適和州司戶參軍鄭東中次適都昌主簿周詠次適郊社

齋郎周佺期餘尚幼孫男六人華叟岩叟渭叟商叟蒙叟貞叟度太夫人之喪君哀慼疾四年乃能起凡君之所既立可謂有士君子之行者耶自不遵先王養士用人之法而士在閭巷之間者費用力於空文居朝廷者馳騖於虛名以譁世取寵士之能脩其內潔身累行者非自好之莫能至而世亦罕能知之也故君之事予喜為之見於文使後之君子得覽焉君於文章尤長於詩有集三卷藏於家其銘曰

君性溫溫好退持卑及其臨事擇義而為一世之棄君獨從之一世之慕君獨遠之行已有常在官無疵曷以知之眎此銘詩

張久中墓誌銘

君姓張氏名持字久中初名伯虎慶曆二年來自曲江入太學當是時天子方詔學官歲獻士二人學者以數百千人獨獻君會學散不報於是時予蓋未嘗識君也後二年過予之所君臨川始識之君為人深沉有大度喜氣節重交游一時所與之游者甚衆而君所尤稱者廣漢張賁以為年少可進以與學者莆陽陳惇蓋君之學多賁發之而於惇以師友自處也凡君之與人交喜窮盡其得失其義足以正之而其直未嘗苟止也至其與衆人接尤溫以莊不妄與之言與之言必隨其材智所到不病以其所不為故君之友皆憚其嚴而喜其相與

之盡衆人之得君遊者亦皆喜愛而未嘗有失其意者
其語曰士生於今勢不足以持世而遊於其間當如此
也於臨川出其文章因學子言古今治亂是非之理至
於爲心持身得失之際於其義余不能損益也後二年
死於興國軍某月某日也明年其弟來江南以力之不
能將獨負君之骨以歸是時陳惇方以進士得出身約
君之弟曰吾忍不全歸吾兄耶明年吾得補爲吏力能
以君之柩歸其弟乃止君年若干祖某考某君幼孤養
於兄嫂嘗曰嫂之於吾猶母也婦能以姑之禮事吾嫂
者可以爲吾婦矣然卒亦無子也君固難交然不易其好
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睎惇與君之相從憂窮
齟齬無不共之其中心豈有利然也世之交友道廢久
矣其有之或非此也然則君之事其有取於吾教非邪
惇以某年某月某日歸君之葬地而屬予銘其辭曰[redacted]
嗚呼久中不如其志孔孟已然何獨於子生而不大天
固爲之其長在人於此觀之

祕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旻字夢臣衢州江山人也曾祖漢規祖德
厚父幹君以進士及第歷南劒之將樂建昌軍之南城
主簿監處州雩都銀場又爲泰州司戶參軍用薦者爲
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宣州南陵縣事迁祕書丞知成都
府雙流縣事嘉祐六年正月某甲子至江陵卒於舟中

年五十有一母某氏先娶毛氏又娶祝氏子男三人曰
某曰某女四人君之卒某始七歲清江亭中為之具喪
事所須某年某月某甲子君之弟嵩葬君於某縣某鄉
某所之原君少孤力學不問生業事母以孝稱在仕也
嫁姊之貧者居常分月俸三之一以奉之餘以與諸弟
君與妻子或止食館券而已為人和平簡其施於為
政亦然及至有所必行人亦多所不能及也其為南城
雩都取豪猾尤難治者三人皆繩以法君既見惡果於
繩而去之故其餘皆歛跡不敢犯君法此君之行己居
官已試者也所試者大將豈止於是歟銘曰
嵬嵬為人嶷嶷為吏此有嘗試彼無能議孰厚其有[illegible]
鄭厥施維銘昭之以諗來裔

元豐類藁卷之四十三

誌銘

殿中丞致仕王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琅邪人嘗徙家于蜀至君之考又徙家于揚故今為揚之江都人曾祖諱鍇祖諱得中為真定府獲鹿縣令贈尚書刑部侍郎考諱汝能為尚書都官郎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少以父仕為太廟齋郎遷其父不忍一日去左右至卒喪年已四十餘始出為商虢州司戶參軍歷監虢州銀銅場和州司戶參軍用薦者監潁州稅去為越州山陰縣尉滑州錄事參軍隨州唐城縣令其為銀銅場冶者後廢業而歲課大溢為最能

發姦偷為録事能治獄不撓為令能有惠愛於人其試
於事者如此其為人君家孝友遇人和易質厚不為飾
明機巧以譁世動俗故知之者少而君亦自若也至年
七十遂上書還政遷太子中舍今上即位恩遷殿中丞
賜緋衣銀魚卒於熙寧五年之五月甲辰年七十有七
以其年十月乙酉葬于江都之東興寧鄉馬坊里以其
配永嘉縣君周氏祔有子二人曰錢大理寺丞曰深潤
州丹徒縣主簿皆有文行能世其家有女一人嫁陸氏
有孫男二人孫女二人尚幼也寺丞娶余之仲妹以書
來乞君之墓銘余不能辭也銘曰
慤以和動已以直不並為世巧安於自得顯不在躳
餘報于歆鴻厥聲勒銘于此

贈大理寺丞致仕杜君墓誌銘

君姓杜氏澶州濮陽人卒於皇祐元年十月庚申葬以
熙寧八年十月丁酉其墓在濮陽縣桂林里之樂村以
夫人僊居縣太君潘氏祔君曾王考佐王考延嗣考翊
子男三人曰言曰宗諫皆蚤世曰宗誨殿中丞女二人嫁
馬氏欒氏孫男二人曰良輔餘未名也君諱塋字德温
贈大理評事又贈大理寺丞為人孝友温良以清靜為
學而以淡泊自足行備於家而譽聞於鄉其自得者蓋
考見於身其有餘者流澤見於後故其年至於八十而
有子能大其門言理之士以此多君也宗誨為人質厚

恬夷世俗之所為有不為者余為襄陽宗諭實僉書節度判官公事愛其所守而知其有所受也其以君之喪乞銘於余故不辭銘曰有以養其內克遐者壽有以行於時竟昌者後帝原厥初追錫命書余與此銘貢于幽壙

胡君墓誌銘

君名敏生於天禧之戊午卒時皇祐之辛卯也既卒之明年葬於其所家撫州金谿縣之東某里某原字某姓胡氏父名晏教君學已為之求師又為之求四方善人君子與之接致其力不敢懈至於老以死不敢變君亦能奉其意故君之為進士其強學其實記其博問其敏於其業可以謂之健其事親其居家與人遊不見

其缺黠其約其質其不苟其寡言於其行可以謂之脩夫積其勤以至於業之脩積而止焉於鄉積其謹以至於行之脩而不克顯於世此世之所以哀君也然君有可以慰其親而不疚於其內比於得其欲富貴於一時而有愧於其心者其得失何如固易知也母某氏妻某氏子某弟某君嘗學於余也故銘之銘曰

慰其親學也勤短而屯塞不伸震無垠琢斯民

光祿寺丞通判太平州吳君墓誌銘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吳仲庶具書載其子業官世行治屬余曰吾子某不克壽不得見其志幸得名信後世則其不泯泯尚足以慰吾思比余為之述曰維吳氏

以文學直道繼有顯人其家子晚出並茂亦多以材能見於世君居其間孝友篤學有大志未見其止其不幸蚤死故君既自重無所試而其家蓋識君之事亦畧也君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今上即位恩遷太常寺奉禮郎是歲進士及第僉書廣濟軍判官公事上書言時事有人之所難言者部多盜君請取酒場羨錢益賞購轉運使難其言君以聞詔用君議盜以衰息君以母濟陽郡君蔡氏憂去官服除遷光祿寺丞通判太平州州賴以治行部中視河還不入其家將行廣濟圩度姑孰溪橋壞以水死年三十有三熙寧八年四月某甲子也朝廷聞而官其一子君娶陳氏尚書職方員外郎亢之女前君一年死子曰塤郊社齋郎曰圻未仕女一人始五歲君祕名秉禮字子鈞其先興國軍某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贈戶部尚書仲孫名中復以君卒之二年正月某甲子葬君南康軍都昌縣沐浴保之龍回山以陳氏祔

銘曰

家紀其行官紀其能收科于少是紹是承維曰未試方勃而起云胡不遐一跌而逝命則誰爲昧不可稽畀爾萬年式諗以辭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唐之亡疆者分其地爲國以十數楊行密有淮南稱吳海州人徐溫爲吳將有功行密死三子相次立溫用事

貴顯溫死其養子知誥遂代楊氏盡有江淮之地稱唐去溫所與爲姓名者姓李氏名昪溫已子知諫事昪爲將死昪追以爲中書令臨淄王知諫子遜事昪子璟爲中書侍郎上饒郡公遜子徐君事璟子煜爲其秘書郎賜緋魚袋宋既受命平天下俘李氏以歸徐君亦隨之京師得爲太常寺太祝不樂亦棄官歸江南久之爲殿中丞監楊州稅以死子天錫爲秘書丞亦死女四人其第二女與季皆嫁呂氏徐君死祥符間後四十餘年嫁呂氏女有子倚始葬徐君與徐君之母李氏妻陸氏於楊州之某原方徐氏之先與楊氏俱起東南收其土地而有之遭行密子孫徐氏受任其國至昪遂代吳而徐氏子孫亦皆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於其一時富貴之盛豈非盛哉百年之後其世遠運至於徐君遂死而無以葬葬於異姓之孫盛衰之變何其速也然自前世無不皆若此富貴之不可以恃亦何及異也而世之不安其命者方枉義擘擘以覬覦其偶得之者又惴惴恐失之是真可以常處也哉初東南之地既入於有司天子憐士民許皆復田其故所有地徐君之地爲尤多豪不取有冒徐君之地以貿之者亦不問是以其貧甚而徐君獨自得徐君諱元榆字僊材好學善爲文吏部貫黄中嘗識其書判曰元白不足多也尤能詩詩數百篇號南歸集大抵多慨其不得志徐君之所以自見也嫁

呂氏女之夫名其儀徐君之死無以葬死以屬其子倚
倚貧甚能自力卒葬徐君而就其父志銘曰
富吾不爭可謂既好之貧吾不懟可謂又安之譜嗚此
立女子之為永昭厥聲維此銘詩

永州軍事推官孫君墓誌銘

黟縣之孫氏有起進士為尚書工部郎中廣南西路轉運使以卒者諱抗以文學見於世其葬在黟之上林有子亦起進士為永州推官以卒卒時年二十有八者諱適亦以文學見稱葬在其父之左將葬其弟邈以告而乞銘於南豐曾鞏其亭曰孫氏世家富春唐有從歙之黟者諱師睦始自別而為黟縣之孫氏師睦生延緒延緒生曰曰生遂良以子恩為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工部工部實生君君年十有四辭親學問江東已有聞於人往從臨川王安石受學安石稱之後主越州上虞簿去以父恩得永州父卒萬里致喪疾不忍廢事既葬甥扶幼老將就食淮蘄疾益革遂卒於池州大安鎮寔至和二年始工部為御史不合而出及使南方仆且起遷卒君九自力學行謂蘊必發其在君又止此君於學問好其治亂得失之說不徇近卑於為文以古為歸不苟以浮靡綦靡不廢書雖進不忘以止既肆而通矣而不得極其志其銘曰

孫世來黟拔身艱故為世聞家始自工部工部孰有有

書百篇求州之學自其父傳其果以力其敏以明內有
其質外以華英再以不就其後當後君不有子君多兄弟

尚書都官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王氏其先太原人世父遷徙而今家撫州之臨川公諱
益字舜良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
員外郎考諱某以公故郎其家拜衛尉寺丞公祥符八
年舉進士及第初為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及
觀公不為乃皆大畏服其瞀賦稅未嘗急貧民或有所
笞罰唯豪劇吏而以故建安人尤愛之嘗病閩縣為祖
禱㕍臨江軍判官軍多諸豪大姓之家以財力自肆而
二千石亦有所挾為不法吏乘其然乾沒無所忌公至
以義折正二千石使不能有所縱以明悍吏使不敢動
搖居頃之部中肅然諸豪家大吏見公皆側目而視至以
鄙言目公曰是不可欺也卒一不得已以他計出公領新
淦縣縣以治聞去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改殿中丞
知新繁縣縣有宿奸數人公既繩以法其餘一以恩信
遇之嘗踰月不笞一人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田
員外郎嶺以南素習於夷無男女之別日浸月滋為變
者師耳目謂俗止如此危篡事雖得有可已者皆不寵
公曰夫所謂目其俗皆謂是耶居郡求姦事最急苟有
萌孽一切擿發窮治之屬縣翁源多虎公教捕之令欲
獨公言虎自死者五輿之致州為頌以獻公使歸之曰

政在德不在異州有老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謀為變事覺一郡皆駭公不為動獨取其首五人即日斷流之或請以付獄公不聽既而聞其徒曰若五人者繫獄當夜刼之然後衆乃服韶居南方雖小州然獄訟最多號難治公既以才能治之有餘遂以無事又因民之暇時為之理營驛表坊市道巷使皆可以久遠為後利歸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改都官員外郎二千石常以事倚公公亦為之盡寶元元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六母謝氏封永安縣君娶徐氏又娶吴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曰安仁曰安道曰安石曰安國曰安世曰安禮曰安上女一人嫁張氏處者二人安石今為大理評事知鄞縣慶曆七年十一月上書乞告葬公明年某月詔曰可遂以某月某日與其昆弟奉公之喪葬江寧府之某縣某處吾嘗聞鄉里長老言公為人倜儻有大志在外當事輒可否矯矯不可撓及退歸其家斂色下氣致孝於父母致愛於族人之閒委曲順承一以恩自克位不滿其意故在外之所施用者見於小而已今吾所書是也其大可知則家行最焉已先人嘗從公遊其言亦然而吾又與安石友故得知公事最詳其將葬也使者以安石之述與書來請銘遂為之銘其乇可哀者也

公堂有母老不覺吾衰公庭有子仁孝而才世所可喜公

兩棄之莫不皆死然有餘悲

衛尉寺丞致仕金君墓誌銘

今上皇祐二年祀明堂推恩群臣祕書丞金君得以其父為大理評事致仕五年郊金君為太常博士又得以其父為衛尉寺丞惟衛尉府君諱某字温叟溧陽人初君之考贈大理評事諱某有三子伯曰鼎臣為某軍節度掌書記仲曰汝臣為太常博士季即君兄弟俱舉進士書記與仲既起家君因不復貢就舉曰吾兄弟不可俱去吾親也後三十餘年卒以有子為丞云君有四子曰君着曰君佐曰君卿博士也曰君佑兄弟又皆舉進士博士既有名秩于朝三子皆復發於家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何其相似也當是時宋興已百年海內士方以材自起於賤貧欲以其所為為天下慨然有志者也君獨自得於大山長谷之間日從子孫來四方之客與夫鄉人之老詩書樽席之側嘯歌息偃以忘其老憒然遂其志者也遭天子既宗祀明堂頒朝士大夫皆褒崇其親欲以風示天下命書寵章降于其家顯榮一時壽考康寧有孫有曾以承以翼何其祥也君為人簡易無町畦能事父兄衣食奉養自與者嘗取其薄嘗有盗其牛羊已又盗其所乘馬者君知之皆不救盗卒自悔以伏蓋君之質與其懇又有足多者如是也生於太祖之庚寅卒於嘉祐之丁酉遺命三月而葬從溥遂以

其年十二月四日葬于饒州浮梁縣萬戶山之前夫人
徐氏累贈壽安縣君君之殁也有子四人女六人孫男
九人女十二人曾孫男三人女二人金氏或曰出少昊
金天氏或曰出漢侍中秺侯傳至孫則亡至曾孫復侯
而秺侯有弟倫倫子若孫四世六人皆侍中以忠孝名
尊顯於世世稱金氏云至君之先皆家京兆唐僖宗時
有令浮梁者遭黃巢亂徙人築險自保所活人以數萬
因留治之九十有七年遂家浮梁以功至檢校尚書右
僕射昭信軍節度使諱某君曾祖也子諱某君祖也傳
主以君之外孫尚書屯田員外郎臧論道之狀來屬曰
子為我銘君親吾死足矣某不敢辭銘曰

卑少恭老惟物之常即維葬父廼埋之亡帝用儆然命
祀明堂碩襃耆壽風示九有君勤之亨與享其榮雖務
褫巾於家以息有子有孫藏藏我銘志無不得君子之
祥銘以發之君子之光

撫州金谿縣主簿徐洪墓誌銘

嘉祐元年虔州安遠縣令建安徐洪以撫州金谿主
簿攝安遠事明年八月十一日死安遠十二月其父尚
書屯田郎中舉以書告君之故人南豐曾鞏曰子爲我
銘洪之墓遂考次君世序行已歷官卒葬之終始銘
其墓曰君曾大父某某官大父某某官君字某與為人
有大志讀書好其治亂得失之大旨為文長於辯論

并放馳騁上下反復之際有足稱也未嘗聲聞四方
初中進士除洪州司戶參軍不就退居大江之南游倡
優非常之奇節不肯少屈於人居八年以父命始強出
為主簿非其好也君居家遇人無親疏皆如也舉對大
之急為主簿不以非其好故怠其意其治獄有常於天
余務富人餬山林之利數十年君始奪之而歸之貧者
頗其利蓋君之所試者小其為日又近而其所臨立如
是也享年三十有二死之若干日葬饒州鄱陽東門外
毋其氏其縣君妻淩氏黃氏男一人曰暹孫始二歲安
四人尚幼也銘曰
洿乎隴與志果而大不勝乎柔以寧其外不售其劒以
尋乎內湖沔其施而多其與父若大子兒嬰失父維茲
告哀以納于墓

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致仕沈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姓沈氏沈之氏自齊太子家令約家於吳興
故世為吳興人至君之大父諱某考諱某始自吳興之
東林徙家於錢塘故今為錢塘人君以宗室容州觀察
使宗旦息即其家得為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又
以祀明堂恩遷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兼官檢校國子
祭酒兼監察御史階銀青光祿大夫勳武騎尉蓋容州
觀察使宗旦者今天子之姪濮王之孫而其母夫人蓋
君之姪也君為人質朴無外飾其居鄉閭寬然長者也

其事父兄能力以嚴睦族人能愛以均雖饒財爲大家
而衣服飲食自與尤寡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推財赴之
無錙銖顧惜意鄉里 歲饑輒發倉以救人有欺負其貲
者皆不校既老治其家事不肯辭曰吾先人之所以付
我也憂其子孫不以逸曰所以使汝守吾先人之法也
嘉祐二年三月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其年
十一月十五日葬錢塘之西城初娶吳氏再娶章氏某
縣君其葬也吳氏實從子三人曰辟曰璇曰時孫八人
曰涉曰湊曰沂曰淑曰濩曰湜曰 漸曰瀅曾孫三人曰
師揚曰師荀曰師轍時涉沂皆與 進士餘亦皆有學行
蓋君之教也銘曰

赫赫宗子保藩于家天子曰嘻汝惟沈出子假汝寵錫
其外親東宮之屬有長衛軍命君于家俾休其老以優
以側服章華好天子命我匪我有求隤然順退婿于林
丘不蘊爲機不阻爲畦曰遠無仇曰近無疵里巷之依
惟此令人流聞餘澤化其子孫惟身之祥既壽而康惟
後之祥宜熾而昌惟墓有域其藏有石刻此銘詩昭示
無極

寶月大師塔銘

君名惟廣字叔微杭州錢塘人姓王氏九歲出家學佛
居州之明慶院十一歲落髮爲僧景祐二年詔賜紫衣
五年又賜號寶月大師治平某年州選爲管內僧正熙

寧元年十月感疾癸丑會門人與嘗所往來學佛之人告以將終其夕沐浴易衣正坐而卒享年六十有一門人曰慈化大師了性曰崇照大師了然曰賜紫衣了緼以明年某月某甲子為塔殯君於某縣某鄉某原君為人樂易慈祥有智識度量人不見其喜怒讀五經畧知大義頗喜為詩少羸多病始學為醫既成而有疾者多歸之無貴賤貧富皆為之盡其術未嘗有所厚薄尤貧者或資之衣食以其故自京師至于四方自公卿至于學士大夫多知其名既見皆樂從之游而鄉邑之人至于羇旅游客其歸之者無不厭其意君於接之雖勞未嘗有懈倦不欲之色於資之藥物衣食雖窮無未嘗有所計惜其應外者如此及退而處夫貧富死生之際又有所不累其心故至於不能自給而未嘗動意至於且死而未嘗變容改色噫其可銘也歟銘曰

不以貧故累其心此學士大夫所難至於遭死生之變而不驚又難也君之學不同而自得者則然固不可以無傳況於名聞於世行信於人故為之書尚使長存

元豐類藁卷第四十四